



李大拙先生傳

大拙先生者姓李氏名

天津人

生於前明崇禎正



之五年鼎革時年十三故自號曰逸民而隱其身於黃冠性迂甚以禮法自繩不肯少踰尺寸世皆目爲怪不顧也嘗過市遇雨不覺踉蹌趨已自咎曰誤矣仍返始趨處徐徐行如故步其他迂態皆類此交遊憚之邂逅里閭中無不引避者然篤久要生死不易友人子雖已顯見之受拜如平時有隋生者奉其父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一

命來謁偶忘拜先生大聲斥責命跪庭中將予之夏楚隋生叩頭謝久之乃解極重節義匹夫匹婦有善行力爲表闡之尤嗜古物凡周秦彝器及金石刻宋元明人書畫一見即能別其真贋無毫髮爽然不善治生又以嗜古傾貲易所不急物以較家日落而志操益勵不少衰貶云餉司赫公以農部遣權津關務雅重先生名以東帛求致先生先生不可乃躬造廬以請先生則踰垣避卒不見先生曰吾勝朝逸民豈

可以見此日之士大夫乎余得見先生時先生年已七十八目炯炯如寒星步履健甚雖少年有不逮焉生二子不教名其長曰狗尾次曰滑涯謂不足以繼而翼倖無爲世用也一女知書工繪事白描人物不下李龍眠然自以女子筆墨不可爲世人見隨作隨毀無一存者後以家貧作道士像數幅遺蒼頭走京師鬻以自給不自署名其秘惜如此以父黃冠也亦爲女道士終其身不嫁

詩禮堂古支

卷五

二

王介山曰余鄉重鹽鐵市人趨之若鶩而先生獨清標如此何其高也宜乎其聞風興起者有人矣乃家處之近能得之于其女而不能于其男抑又何也

體安和尚傳

體安和尚者俗姓李天津之東鄉人自幼爲僧性嗜酒而善作墨梅每醉後輒解衣磅礴潑墨淋漓粉壁間睨視之輒投筆大笑自以爲神體安既好畫遇人尤無所擇人索之亦畫即不索之苟第見其筴或紫頭絹素尺寸無不與畫偶過市雖擔夫小兒皆爭延與飲飲已輒畫日盡數百紙不厭也以是入多親愛之呼爲醉梅和尚云當是時體安之墨梅蓋播滿于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三

瀛莫滄景間世高禪師者時卓錫于河北之大悲院每說法動輒集僧俗近千人鳴鐘鼓幡幢隊隊四沙彌執爐焚旃檀香烈然列左右導其前禪師被紫衣中道徐徐行登高座大衆合掌作禮或至涕泣燃指臂跪求解脫整肅威儀諦聽間體安時大醉闖然入夷踞對之瞪目直視復鼓掌大笑徑去人牽之掉頭不顧或問和尚豈自會禪耶嘻嘻曰余安知余知酒而已居丁神祠之右偏已而惡其偏蹴民舍而時人

市飲不募化爲生第歲一醮神得錢則皆與酒家或
畫數百紙以酬之所畫梅初年頗任意後得長白線
中丞指示始稍稍就法度然疎斜縱橫跌宕生動則
自得之于酒也中丞又嘗伺其醉命二妓擁之輒酣
寢鼻息如雷鳴終不及亂中丞以是極重之康熙辛
丑歲體安僧臘已五十有八七夕之次日大醉歸舍
取紙作梅一枝已竟化去體安蓋以飲酒畫梅終其
身焉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四

太和居士曰體安畫梅非梅也酒而已矣東坡曾云
酒氣拂拂從十指出體安亶其然乎然體安豈以酒
作說法耶

楊烈女傳

烈女楊姓偃師縣人世居夾河堤兒頭村農家子也父士宏母常氏早歿女方稚齡惟父兄是依兄別娶婦女獨與父居一室及笄許字同邑李生業之子烈女姿容婉好善自歛足不踰戶外然家故貧圭門頽壁人或窺見之康熙乙亥歲女年已十八值臘之廿五日父以公家役至邑日暮雪甚羈宿廨舍女來見夢血淋漓肩項間曰蕭諒殺我時漏下四鼓矣父踉蹌歸則女已斷頭死矣蕭諒者故屠兒居近烈女舍十數武是夜矚女父外出遂攜刀踰垣入逼女曰從則生不從則死女堅不可遂殺之逸歸未曉而女父兄跡之至則襟血殷然執而訴于官邑令往驗烈女左手五指都落而右手猶堅持衣帶不可解令爲動容揖之而去將寘諒於法諒自知不可脫于獄乘間自經而烈女請

旌事亦寢雖撫軍李公學使者鄒公前後相繼表其
墓然人心未厭也雍正十三年乙卯今
上登極下

詔求孝義節行之遺佚者邑丞黃君言于前制府王
公允之乃促縣具詳下藩臬議未及
聞而公去繼之者富公將與學使者歲底彙
題則烈女之邀

恩旌而享俎豆有日矣外史李緝曰烈女沒沒無聞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六

四十餘年而始得表章于今日則豈非有待於
人哉方事之殷也雖其父且以求茲逼殺為耻
况他人乎余來偃邑庠生周子恪為余言烈女
死事甚悉也雖然烈女事其最著者矣夫士有
獨挺高節已既不言人亦無從而知之而傳之
如此者何可勝道子長所謂閭巷之人欲砥行
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豈其然哉
豈其然哉

翟誠齋先生傳

先生姓翟氏名恂儀字誠齋山西之聞喜縣人先生之父爲象陸先生官方伯方伯公生二子長曰貞儀早歿仲即先生也先生生而篤實好學不務紛華榮利長遊國學屢試不第益厭棄之遂專肆力於心性之業其讀書惟務自得自經籍諸史以及宋儒語錄俱有會心而證以前人之說未有不合者餘亦旁及天文地理兵法醫卜諸書無不搜微剔隱分別其是非得失之蘊然未嘗一升講座不立門戶與人言肫如也人化其誠遂舉其字稱之曰誠齋先生云然當是時山西有兩先生一爲太原傅徵君一爲曲沃衛匪莪先生徵君以氣節顯而衛先生溫醇和平不立崖岸雖徵君見之亦且避席以師禮事然世多知徵君而鮮有知衛先生者先生既與衛先生壤相接而衛先生又來聞喜講學日最久先生與之上下往復辨論人皆謂先生氣象彷彿衛先生而不知其得力

于方伯公之家教者蓋有自也當先生爲兒時志趣
即異嘗書一紙云以心性爲本體以誠敬爲功夫以
天地萬物一體爲度量納於袖適趨庭爲方伯公見
意爲果餌或嬉具索得則大驚喜于是遂盡以所學
授之蓋方伯公之學本于桑暉升先生桑暉升者與
呂新吾曹真子鄒南臯馮少墟諸君子共倡明程朱
正學而方伯公實得其薪傳者也先生家學既有淵
源而其闇澹潛修亦天性然矣至康熙庚子先生年
六十一以疾卒於家有子二長崇觀次光觀皆能守
其教不求人知云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八

後學王又樸曰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
世且有逃名者夫稱不稱遇也君子求其在己者而
已矣吾友禹都張侍御考嘗舉誠齋先生之言以誌
其墓曰做人須從樸實處做起治國者爲天下留其
有餘治家者爲子孫留其不盡天地之氣日即於華
者也中天極盛之世而茅茨不剪至周而文物大備

乃不旋踵而五霸興太陽之後繼以少陰勢固然也
今士大夫之家當初發跡時父子兄弟第一段真誠然
或者譏之曰陋而其人亦或自恥曰陋漸或世宦而
禮器備儀文嫻彬彬乎文獻家風而誠意駸衰矣巧
詐勝則爭端起爭端起則家道銷云云嗚呼此先生
之所以自得而以誨人亦人之所以稱于先生者歟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九

之德以自異而心無入亦入之德以勝于夫也昔者
指相限年謀法幸識其限哀直隨云云高和此共也
器辭辭大隈遂淋平夫繼來風而意想專夫
思者難之曰陋而其入者意自亦曰陋亂道也
今士大夫之德言亦德和父子其策一而
不效則而五霸興太陽之後繼以少陰勢固然也

廣餓鄉說

醉鄉睡鄉之外復有餓鄉閩中藍子記之曰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尚介行尚高氣尚清磨礪聖賢排斥庸俗則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逮也又曰此中佳勝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以爲然年來偕越甫聯袂而征未半途覺道路險巇苦不可耐勉強前行忽爾氣象頓寬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其民渾渾噩噩忘貧富貴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俯視王侯卿相不啻螻蟻持梁齒肥醉飽欲死可憐莫甚焉嗚呼此余熟居之鄉也而乃爲藍子得之耶憶余未至是鄉時見此中人有采薇而歌者有絃歌不輟者有歌聲若出金石者有若歌若笑而鼓琴者有好容顏者顧而樂之已而入其鄉則夜戶不閉坦然卧及曉門外無剥啄聲絕往來人事人亦無所怪興至出門乞食人與之則食苟或忘設亦與談竟日庸俗人方以其不至門爲快鮮有責望之者

余方且陶然油然意以爲終老是鄉矣居之且二十
有五年癸卯歲忽舍之走京師偶得官一時戚友爭
與食既醉既飽幾忘是鄉已而中夜欠伸問夜如何
則鼓鼕鼕四五聲勉強起披衣促具食整束袍笏急
闢戶趨左掖隨班立星月中或日昃始得歸而賓客
則又在門復冠帶出見之不勝擾擾然回憶此鄉之
景杳然如隔雲漢間欲遂歸尋故里故邱以終前者
之樂也既而覺此鄉不在遠欲之斯至之間一月而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十一

門外賓漸少而竈下炊漸絕一俯一仰之間依然此
鄉之天地則又陶然油然而樂之今藍子之記此鄉
也知此鄉之能磨礪聖賢矣亦知聖賢始能擴充此
鄉乎知此鄉之氣象頓寬矣亦知樂此鄉者之始能
居之也乎知俯視王侯卿相醉飽欲死不啻螻蟻之
可憐矣抑知醉飽欲死者不能活此鄉之人此鄉之
人則大能造醉飽欲死者之命也乎是故周公居此
鄉一飯三吐哺而周治成公儀休居此鄉不受獻魚

而魯興趙盾居此鄉食魚殮而致晉霸諸葛忠武居
此鄉食少事煩而漢祚以延盧懷慎居此鄉烹瓠獻
客而開元之治幾于正觀蓋此鄉之人大抵皆餓其
身以飽天下者也今觀藍子之才與所學可以飽天
下矣京都不少此鄉何不使之居之而必棄置之于
海濱豈天欲令天下人皆入此鄉而後快耶此則余
所不可解者也

極有趣味

方望溪先生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十一

松竹說贈耿子又北

天地之間植物之數號萬吾獨愛竹蓋虛中勁節與松柏同其後凋而珊珊然如敲金戛玉于風窗雪院中韻之逸標之清似非松柏之所能並然老即見孫則輕脆之質又不若堅實者之多壽也於是竹之外吾尤愛松柏乃舉以況之人則難其似者來南于濡得二人曰汪子起謨曰耿子又北茲二子皆醇量高懷傑出于流輩而流輩莫之識起謨尤多所齟齬世詩禮堂古文

卷五

十三

于少所見則怪之固如此而又不然夫通都大邑廣陌列市之中豈少松柏固不獨爲巖阿物也乃人則皆天桃穠李之是愛而松柏亦遂挺然于人耳目之前蒼蒼特立不爲之少開一花別出一奇此則松柏之獨存千古者竹且不能幾又况凡卉羣葩朝榮夕萎可得同年而論其優劣哉耿子今年且六十其貧而益堅之志老而彌壯之操余信之諸交遊皆信之即以此說松柏者贈之諸君以爲然否

粵人而有適於燕者懼其路之或迷也爲之鄉導焉
凡數十返而不能歷悉其所經若舍鄉導而跬步不
能越者既而鄉導死其人不得已遂自覓其徑有歧
者徘徊中道逐人而問之亦竟達乃不勝恍然曰早
知如此吾何以鄉導爲哉

吳地下人多生瘡疥有遍身而其人忽若忘焉已而
創甚始謀所以去之醫者曰宜先服參苓以益其氣
然後徐以靈藥蝕之再生其肌可瘳矣其人感然曰
瘡遍體不可旦夕耐且參苓性迂緩何能爲乃引刀
而盡剝去之瘡已去而其人死

衛之人性好稼苗生矣惜之而不忍芟已而得時雨
苗茂甚然稂莠已雜其間乃履隴畝而自慶曰吾可
坐富矣及刈獲日苗乃無一實者

雜說二

燕之佃輸租而仍爲之役異于他地有賢主人者不忍而予以值初則感繼則恬然安久且爭然主人不較也未幾主人死其子弟漸已貧無以爲僦資而又不能已于役佃皆怨不終事輒去子弟怒之申原約而直之官官責如初律佃遂仇主終不爲之用主亦莫如何也君子曰佃之無良也如此夫雖然孰啟其端者此亦賢者之過也夫前入制法豈不欲盡爲其

許禮堂古文

卷五

五

所感而悅者而俾所從事顧以法垂之後者也吾能而後人不能則法必壞故寧俯而就之而不敢爲不可繼者以矜一時之名而廢百世之功天下之爲佃者豈少哉吾獨怪宋蘇軾爭雇役助役溫公雖作色爭而惜其未以此義折之也

瞿瞿子嗜蓄魚聚數千頭於池香其餌朝夕飼之而
又慮敗於虱也取而剪剔焉以是爲適其適也已矣
然魚多死瞿瞿子問於陶先生曰余之所以蓄魚者
至矣而魚不育何也陶先生曰子之蓄魚是子之道
而非魚之性也子且不知魚又奚知所以養魚吾告
子以魚夫魚生於江湖之中出沒游泳於洪波巨濤
之際方且不知水之幾千仞而任其所之遇所爲飄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十六

沫流沙草荇敗穉入其口而食之未嘗逐逐于食也
以其不知所以生故能全其生然及其游泳乎水也
脫有物以臨之即驚而沉之於底何也駭所異也今
子而聚之于池彼日就駭所異者而求食焉且旦暮
觸池之四隅而反側其身不知凡幾矣彼且困其形
而惕其志形困則血滯而氣不伸志惕則神收精喪
而營衛無所貫如此而欲魚之生是猶屑桂于樹而
責枝葉之榮入鳩于犬豕之牢而求其蕃息也得乎

子而不欲魚之生也子而欲魚之生願子之忘之也
於是瞿瞿子爽然失怍然悟舉其所素蓄者而縱之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七

雜說四

蘇之閭門街市狹而往來衆徽多爆竹揚好投空刺
元日三郡人偶及賀歲事蘇人曰吾鄉今日後來者
皆履前人之首而行蓋通衢無投足地也揚人曰余
昨歲在舍此日一啓户而名刺填委高并户竟不得
出徽人曰余鄉更甚自除夕燃爆竹者直至此日之
日中余微後則盈天無一隙余爆竹竟不能騰而上
之陶先生曰吳俗誕一至是乎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六

秋稼既穫遺秉滯穗殘粒粲粲落田間飛鳥日啄之
甚適也一日陶先生掃除而聚之因語雀曰吾將俟
爾饑而飼之雀曰翁欺我哉與我饑而後食我曷若
聽余食而不至饑乎陶先生無以應

儒生有欲齊其家者日責家人之善嗃嗃者無已時
家人不能堪羣詬之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生乃嘆曰直道不行於天下亦不可行於家人
乎

南海之外無雉偶一雄雉集之衆鳥以爲鳳也拱而奉焉雉亦恬然自以爲鳳矣已而鷗過將攫雉以爲食雉急求匿所不得窘甚衆鳥相謂曰彼自且不能保况能保我輩乎乃叫噪而散

西河生與北關子友甚相得也而皆嗜古嘗

陶先生前陶先生謂之曰物苟適用足矣何必古之爲夫書畫器玩之好與夫聲伎狗馬之娛雅俗雖異其滯吾情一也子必欲有之而後快恐不免已而二詩禮堂古文

卷五

十九

人於市爭購一冊不得遂成隙慙之陶先生先生曰吾始已知之何如吾不有之之爲得乎王子聞之曰此賈秋壑閣中老僧之說也

陶先生麻冠緼袍出對客客曰先生之冠服敝矣盍易諸先生曰子爲我易之客曰以先生之冠服柰何令余易先生曰吾見子之冠服美而吾悅吾之冠服敝吾則不見而子見之是不快在子也子而求悅子之目則子易之矣客笑無以應然亦竟不解

有直指使於中州者延陶先生於幕適按郡近吳俗頗侈外觀郡守供帳帷幙器具粲甚使者敬先生願先生居之矣先生辭使者強之先生曰公以爲僕張目而卧耶則此粲然者可睹已無如其閉目何使者曰此言也可以參禪

陶先生坦率起居一任自然一日對客輒脫襪捫其足而嗅之客惡其不潔先生推去之曰公非名士

稻謂秫曰若雖長大蠢然耳食之者將噎其喉其有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三

不吐之者乎秫怒曰子則隨風而靡者也乃敢議我麥與梁相謂曰彼二子方南北相爭吾中立其免乎既而又爲之解曰我輩非主人培植之力不能成棄取聽之可也何諾爲

陶先生入都有執鞭者冬月御車破帽敝裘風沙裂肌體而過歷邨市必醉醉而驅其驂服且行且歌日暮抵旅舍秣馬畢則又醉醉而歌歌已寤睡久之醒曰樂甚王侯之樂不過是矣陶先生異而問之其人

曰余豈生而御者哉始余祖父遺余數萬金余不知
治生以至於此然當有金時吾食甘而不知其甘也
吾衣華而不知其華也方日營營焉求其甘者華者
之不足故不知其樂也今日者一身之外吾無所求
焉吾安得而不樂陶先生顧其左右曰小子識之富
則日見其不足貧則自見爲有餘苦樂之故豈在於
貧富哉

有賭者愈負而愈增其注

賭者以錢物爲采名爲注
王欽若所謂孤注是也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三

陶先生見之曰無惑乎子之多負也氣已餒矣其人
曰先生不賭安知賭敢與角乎先生曰可乃三勝之
其人曰先生豈有術耶先生曰夫賭勝負不可知者
也於彼於此其機常在前故賭有盆口清渾之分善
賭者其志定志定則氣旺而神清故不求勝而自勝
也今君過於貪不得則憤憤則愈求勝而愈不得所
謂利令智昏也吾豈有術哉吾無心而已矣客述其
說於王子王子曰先生所言者道也賭云乎哉

陶先生自吳入越載途有餘遺其人未至先生攬轡
待之僕曰盍迓諸先生不可僕曰日已暮矣須其至
以就逆旅遲則無及可柰何先生曰田間之路多岐
脫子與彼相左則待彼又將待子也俟之而已僕不
從乃私偵之其人果自他途至而僕則後焉先生曰
吾固知燥之不如靜也

汾晉之間人質直俗惟食麥餅然以精者進老人少
壯食其粗而已但遇人周旋揖讓惟魯少文吳人謂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之無禮而笑之既而晉人來吳見吳人之嫻于儀亦
自愧也已吳人延之則父兄子弟雜坐飲啖不少讓
晉人曰吳稱禮義之邦固如斯乎吾之子弟乃不如
彼之厭梁肉

唐相盧懷慎清約自守而姚元之豪而侈既而兩家
之僕相遇而各矜其主姚僕曰人生所切者衣食耳
子之主人嘗以燒瓠供客則子輩可知然太自苦矣
盧僕曰余始亦苦之既而覺其苦者止在喉間一寸

地過之則居然果腹不復知其苦也然則余之食粗
糲也猶之乎子之膏粱之于味也已矣而詡余乎哉
姚僕又曰汝主所能者不過一清耳然於人則何益
孰若吾主之大有造於斯世乎盧僕曰汝主之有爲
固也然效之者多饜饕於世則靡矣吾主雖無赫赫
功而聞其風者庶頑立懦是汝主功在一時而吾主
功在百世也陶先生曰盧僕其知道乎以約失之者
鮮孔子言之矣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客至陶先生無以供將殺雞爲饌雞就縛矣仰視晝
翬烏楹間愠曰子何以高自位置若是余亦兩翼而
體壯於爾柰何飛不高豈有所限耶且爾於主人何
功而寵之甚余亦何罪乃見烹畫翬鳥嘻且笑曰高
卑人所自致耳子無能乃妬我然我非倖致者春陽
方始花娟娟其欲放草茁茁其初生余乃引吭一宛
轉焉主人四顧覺花之妍而柳之媚也暨日方永夏
簾煖蒸主人昏昏欲睡時余如蠶如鼓如琴如引長

笛遂樂而忘倦若夫涼風晶日霜雪淒然主人無以爲歡置酒延余余歌以侑之未嘗不引滿以醉醉而聽余歌以醒也故主人非余則意不懣而體不適是余大有裨於主人也子則不然我我其冠儼然而臨之主人顧而憎可知也公私紛然響晦冥息主人夢正酣矣子不能護持之乃更鼓其翼憂然長鳴以驚之使不能乃安斯寢也忠愛者而乃爾耶其烹之也固宜雞伏首以思久之徐曰鳴吾職也敢辭烹乎客聞之謝主人曰先生之於業勤矣而雞有力焉且先生以余故而殺之非惡其聲而然也余敢貪口腹以重先生過請舍之以卒成君德先生欣然曰是吾心也於是屏畫者烏而獨蓄雞於窗下陶先生之業乃大進當是時天下學者無不知有陶先生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十一

所言誠耶僞耶妻曰妾侍巾櫛有年矣未嘗敢告瘁不幸病瘵欲覓一人以代余職家貧苦無資今君幸

仕而又戴星出不時歸妾早暮待不能支願節俸置
一婢以免余勞實言出肺腑豈有僞乎先生曰是固
然矣然與其吾畏子何若子畏我妻曰何謂也先生
曰白子之歸我也鴻案相莊未嘗有一日之交謫何
也兩無所嫌也今一置妾則余顧子而子偶不見答
余則猜焉子顧余而余偶不見答而子猜又更甚猜
則愠愠則離而吾與子將不終且吾惟無妾而子又
將老故能不竭其精以養餘年苟蓄妾則彼方少艾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三五

余欲節之彼能已乎不能滿其欲則必且踰閑而吾
與子多事矣况吾已有兒何又討苦婢爲妻以爲然
已之而陶先生與妻皆壽考其情好老而彌篤云

鄉有欲出其妻者妻悍甚然歸其夫未三年也其夫
攜友謀之陶先生先生初辭之其人憤甚將他求先
生曰吾以子非誠故爾必欲然吾將佐子然子且歸
與語言歡笑一二日間可辦矣其人曰吾何能且既
出之又何語笑爲先生曰吾固知君之非誠也夫有

心於必爲者不露聲色而事始濟君之婦性烈若知君之欲出之也必將不測而母家且與君爲難是賈禍也盍少忍俟其不覺而誘之歸寧焉第一紙書付之可了如有他則死於其家君無與焉已其人以爲然而友人怪之先生曰此婦吾久知不良不出何爲君姑息人不足語也次日其人來曰余如先生言忍盡一夜今可乎先生曰不可姑再緩又次日友人問曰某來乎先生曰不來矣日暮又問曰來乎先生曰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三

不第此也繼自今皆絕踪蓋其夫婦已睦矣友人曰何以知之先生曰某初娶婦少年兩相得今不過一時忿無大故然其人頗犷急謀之余不可轉而之他恐遂成其事余故緩之令其忍諺云夫妻無隔宿仇况同在床第間體相接一二夜則情熾而怒可平吾故知其不再來也友人於是歎服而去

陶先生之鄰兄弟鬩於牆其兄愬之先生曰君之弟謬矣然君視弟如君之子可也其弟亦愬之先生曰

僕圍答問

初秋既望良翁始得代于是束殘策提空囊辭扶風之官舍將言息乎故鄉于其未發也連朝陰雨日在水中央重裘擁絮獨卧匡床豁然晦暮雲變赤黃瞻西山之霞起識晴秋之有常乃起倚杖徘徊于豆花之圃微聞戶外有人竊語則圍人僕夫相爲問答之辭感其言之若規乃傾耳而聽之圍人曰公今言歸庶有所樂乎將必輪奐割城膏腴負郭日進千緡計者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三

借箸歲時烹鮮冠帶追索張重重之翠蓋垂深深之珠箔進小蠻以鬪腰召紅兒而錯愕或低唱以淺斟或呼盧而飲博抑當改歲維日之春織金作埒屑玉爲塵開綠野以延容出醪醑而醉賓飲興方濃買舟放波桂漿蘭楫緩舞綽歌庖鱉膾鯉其樂如何歡晝夜其忽馳迨芳菲之乍歇望平原之寥曠騁駉駉以超越選色齊足連鑣飄忽決雲風騫鳴鏑羽沒矜捷足之先獲誇五紆于一發載禽馬上歸來景暮呼酒

張燈燔炙狐兔既豪飲而大嚼亦隨風而曲度見百斛之如泉孰知東方之既曙此宦遊既歸者之所樂也公其然歟僕曰否否余事主人十年于今矣十年前未嘗有余也豈惟余並未嘗有僕也余未悉主人之族世然竊嘗聞之于其鄰蓋舉一世之窮約而未有如主人之赤貧者家本維揚中移天津太翁實積而能散主人常困而不伸踵決雙履衣結百鷄竈突絕烟釜甑飛塵同昌黎之一飽無時似淵明遇食于詩禮堂古文

卷五

五

三句如是者二十年及余得事之也主人始奮其身列于廟廊借宅居停賒米爲糧冒夜而朝紫闕徒步而歸玉堂見春衣之日典嘆之子之無裳然而歌聲如出金石矚焉恒見先哲于羹墻及改卽署同官共馬一麾出守行李瀟灑身染腥膻志崇儒雅塗堊宮墻覆甍徹瓦月廩日餼以進學者宏推解于鄉鄰昭儉約于僕馬揮千金于一擲乃不厭夫乞儼然未見其輦金藏珠求田問舍既而桑孔來思同室操戈股

削膏脂衰少益多謂養民非所以利國沽名即可爲
罪過主人于是不忍傷人之力捐棄已資償所責而
不足又稱貸而益之此所以囊無一文貧不可支也
名曰歸田而無田可耕自云拂衣而有衣皆賣昔落
拓而子身今盈千而累債壹不知所樂爲何然實見
其嘻已憊圉人曰允若茲則吾有所大不解于公者
矣吾鄉有宦于燕者甫七年始穿隙以負贖今高覺
而連雲又有宦于粵者僅五年始履畝而自耘今千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五

耦其紛紛公前作宦既皆顯要而歷俸有加焉獨奈
何空乏潦倒至如子所云君子無以爲祭夫人無以
爲裙僮僕無光之藉親族無俸之分壯遊者羣笑其
拙愛厚者亦苦其勤而公顧獨動色以欣欣何也僕
曰主人固奉教于黔婁者也不汲汲于富貴故泥塗
軒冕焉不戚戚于貧賤故藜藿終身焉物莫不聚所
好貨惡其棄于地天下營營孰喻于義世人攘攘各
從其類既以得所欲而矜亦以失所欲而媿主人既

無所爲忤求又焉肯以其所樂者而于是乎易僕答
圉人言止于此良翁倘聞之既憮然而疑復悄然以
悲乃曳杖出戶進二人而喻之曰圉人之見固陋矣
僕夫之言抑何其夸而謬也夫爵祿者天子所資以
用人治世非憐其貧賤而富之貴之也權勢者君子
所藉以行道濟時非貪其榮利而自奉自養也不見
夫工匠乎必有所成始飯其身又不見夫催役乎先
効其力乃受其值不然則反諸其人斂躬以退而已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五

矣余一書生未嫻經濟性既迂踈事多沾漶畧涉詩
書遂亦科第乃未及乎二年遽拔置于三事始兢兢
於臣職終貿貿於國計止從薄罰旋復其位臣子
之罪已深君父之恩未替仍令無用之材不至遐
焉以終棄况茲關陝地接西羌連歲出師載裘餼糧
智略之士勇悍之夫莫不輸忠軍幕効力戎行氣欲
吞醜虜志在拓邊疆此時余即請纓出關負弩前驅
亦未能上報蕩蕩之仁下盡區區之愚而乃希苟

義賻故興平徐令歸櫬狀

乾隆六年之春貴陽平越徐君以少年名進士來令興平興平故劇邑社稷人民惟令是依國賦倉儲惟令是寄而地當往來之衝冠蓋輪蹄道左迎送灑掃其館驛豐廩饋而戒備非常皆令職也蓋無一日之寧晷馬徐君故體孱而以書生習吏事性謹甚時隻身無一腹親幹僕與俱初受印則惴惴懷之夜則握以寢受帑受倉粟則更又惴惴至寢不能寐當食而不能下咽以至于病同官百計譬解之不能得也到官四月卒以憂死丞尉視其卧内書數十卷一羊裘一葛禮服一襲布衾一具而已爲流涕出俸錢而殯之于僧舍未幾其父踉蹌來則撫棺慟既而號于市曰吾數千里徒步來此不得食者三日矣而不意吾子之竟死也然吾亦將死吾且不得生歸吾又烏能歸吾子之死骨乎然死者有母能見其子之生而不及見其子之死死者有妻與子能相依其夫若父子

其生而不及相送其夫若父于其死則甚可痛也已
于是王子又樸聞而哀之夫距興平而爲郡若干爲
邑若干其上官其長其佐固亦皆東西南北之人也
孰無父孰無母孰無妻若子則亦孰不願相聚而享
鍾鼎之奉則亦孰不願同歸而誇畫錦之榮而徐君
顧若此則有不共哀之而助之俾歸骨于故里也必
非人情矣乃爲書其狀以告諸宦遊于此地者

詩禮堂古文

卷五

我人昔之入官者其志也高而欲其行也遠

隨其地而官不其求之而隨之其神骨于故里也必

無無之奉俱也其不願同歸而誇畫錦之榮而徐君

顧無父孰無母孰無妻若子則亦孰不願相聚而享

鍾鼎之奉則亦孰不願同歸而誇畫錦之榮而徐君

顧若此則有不共哀之而助之俾歸骨于故里也必

非人情矣乃爲書其狀以告諸宦遊于此地者

徽郡觀風示

照得文以載道非風雲月露之足稱儒有立言必世
道人心之是賴况茲新安舊郡久稱文獻名邦白嶽
黃山盡是鍾靈之地武谿練水莫非毓秀之鄉是以
元晦挺生紹道學淵源於洙泗少微崛起標文章氣
格於徐庾今雖入往風微豈遂音沉響絕時藝盡名
帖括而措詞實代聖賢策論本貴宏通必有試斯兼
體用茲當賢書將薦則所出而獻於廷者爲何將來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三

仕路聯登其所蘊而蓄之身者斯在得毋有懷欲吐
亦當擲地成聲謹以本月廿六爲期即於郡城貢院
相候薄設茗果敢迓軒車幸不鄙俗吏風塵來者即
占德星之聚庶得從高人杖履望處俱成紫氣之騰
稽諸古以準諸今諒所學皆有根柢得之心而應之
手信所學不落言詮本署府少不如人朝未聞道且
來無多日非能有點雪之紅爐而路係舊遊尚可比
識途之老馬諭爾多士鑒此鄙說

招關中書院諸同學詩啟

竊聞西園雅集大都能文曲水流觴亦皆有作况當
秋色平分之候正是詩情高寄之時問月已停杯不
必瓊樓始作賦臨風將落帽又恐冷雨值催租故于
來朝公訂詩社賈奪標之餘勇豈云競病粗調作傳
臚之先聲務令宮商偕奏才堪泣鬼鳥棲一曲今有
同工句欲驚人霞散雙言首非絕唱諸君揮灑筆墨
雲騰獨我踟躕智慮日短雖曰老當益壯而不能無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五

畏于後生矧已少不如人更何以效顰于西子掃徑
以俟揚鱗而來

跋龔誠齋先生摹聖教序石刻

余家藏聖教序善本髣年臨池即學之愛其局陣回
環伸縮完密而藏鋒斂鐔好整以暇若不欲戰者未
幾爲人竊去數十年來所見多矣類皆努勛露骨不
則脉絡糾纏若無生趣求如所藏不可得也今見誠
齋先生摹本殆恍然如獲故物云爾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五

題孫亦倫明經栩栩圖

此謂物化物何嘗化物仍化物彼此相借花開非開
花謝非謝夢即是醒晝即是夜栩栩者誰事奚足訝
先生于此思議俱罷

先生入蘇士幾十年來所見多矣類皆努勛露骨不
則脉絡糾纏若無生趣求如所藏不可得也今見誠
齋先生摹本殆恍然如獲故物云爾

無爲州奎樓上梁文

竊以濡須名塢當吳魏必爭之地襄陵分縣爲焦白
下灌之鄉其人重厚少文敦實行自無虛譽厥土沮
洳多水挹清流總出靈源然而部署未得其宜遂致
含章久匿其采以故學舍建自有宋誰稱安定之門
人甲科盛于前明僅傳焦邢之翰撰非天之菁英頓
歇而時則典制未詳莫爲之增自遺其憾也蓋璧號
圖書之府奎宿聯輝奎主武庫之兵璧星並耀於論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四

鐘鼓實本象緯以休明美富

宮牆亦假樓觀爲拱

照况茲西高東下體勢非全右實左虛彌綸正急乃

於文廟重修之日即當奎樓創建之年時以得歲

爲祥道在敏樹協吉物華天寶桂秋即開杏苑之春

其時八月

杏忽着蔭人傑地靈濡江盡是瀛洲之客既蠲良日

敬上雕梁用申頌禱以摛詞永作文章之司命謹告

孝子金生實蹟

金之鵬字北鯤性至孝早年喪母哀慕甚每祭掃及
忌辰拜奠輒泣涕淋漓殆終身如一日事後母不異
所生無兄弟獨承父志以貧不能養讀書外兼業醫
術既精家漸裕矣而自奉猶昔所以進之親者則甘
旨必備服飾鮮麗父尤嗜飲供無缺日陶陶醉鄉間
卒年八十餘衰毀盡禮備物盡志蓋不遺餘力焉守
三年喪服闋後始預族黨宴會遇祭奠其哭泣一如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單一

喪母時性亦能飲然父卒後非留賓奉母輒不獨酌
曰數十年侍飲今獨酌何能下咽耶今年逾七旬而
於後母猶循循如孺子母時近耄頗健其妻亦體其
志敬事之不衰云乾隆癸亥歲北鯤之友人吳秋岩
預修州志欲以其孝行白之當事而臚入焉輒固謝
不可曰孝何易言即孝亦人子分內事某方以不孝
自怨艾柰何污郡乘是重吾罪也其不務名如此生
平與人交馳誠無偽醫藥不計利詩亦清新絕俗皆

其餘事也

此無為州孝子金生實行也新安汪子槎菴來州訪得其人為余道之如是前署牧別駕馮君亦與交如槎菴言詢之諸紳士無不同者余重其晦名敦實行懼久而湮因紀之以備後之重修州志之能採擇者

詩禮堂古文

卷五

里二

詩禮堂

進實許黜人而致因疎多以亂對之重外限志

交以對於言論之論論士無不同者余重其晦名

焉將其人為余道之如是前署牧別駕馮君亦與

此無為州孝子金生實行也新安汪子槎菴來州

其續事也

旌表節烈李氏墓誌銘

乾隆二年十月某日青州中憲大夫馮退菴公卒四年十月某日墓其妾李氏殉之李氏者蘇之常熟人年十七與同郡吳氏俱事中憲公李讀書知大義吳亦柔婉恭順兩人相得無嫉忌居止後先歡若親姊妹而衾稠互抱勤供內職彼此相勗勉又良朋箴友不是過也中憲公之父即內閣大學士文毅公世以禮法型其家中憲公又以賢郡守歷任閩廣勤勞

詩禮堂古文

卷五

望

國事不邇于色其嫡配吳恭人頗以仁逮下然李與吳小心翼翼事公益誠事恭人益謹而俱無出公憐焉易簣日命遣嫁二人堅不從佩刀絕粒以死誓公知其不可強也然家人頗防之先是公病篤李奉湯藥私割股肉和劑以進不效則焚香祝天祈以身代而公竟卒隨自裁救之得免吳亦以防之者嚴而不克遂其志也已而兩人私相語曰公死則俱死耳况又無子弟公骨未歸土何遽自決裂爲于是兩人麻

衣斬斬同居一閤閉不與外通形影相弔凄然忍死
以待及至葬李與吳同車送至墓崩頂泣血泪盈盈
土塊間歸即相對仰藥家人覺急奔救吳瀕死復甦
而李已絕矣家人爲殯于公墓之側督學使者徐公
書其棹楔曰貞逾紫玉且請于

朝

賜之坊以旌而吳煢煢俟命至今年已四十餘李雖
先死而其全歸之節實與李同無貳志云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四

銘曰可卷者席可轉者石從一而終之死靡忒死已
吞聲生者惻惻

在陝公祭制府尹公太夫人文

時公奉命閱蜀之金沙江未回

嗚呼駢牡逶迤周道瘁使臣之節青鸞寥廓瑤池虛王母之宮望絕於歸鶴樓頭豈無名香四兩血灑於啼鴉枝上祇有寒月三更既陟岷之獨傷亦蓼莪之共廢愴深僚吏哀徹閭閻恭惟太夫人姁月澄熹婺星啟秀紉蘭佩葢早播衿悅之馨守禮敦詩允著閨閻之範稱桓釐之內德曾聞沛國諸生奉陶母爲女宗競說長沙人

詩禮堂古文

卷五

望

士永懷聖善誕育靈奇若我 憲臺大人降嶽

周神格天殷輔元成經術繼章丞相之家聲永

叔顯庸知狄夫人之母道燃藜於

金殿香含蘭葉之脂視草乎玉堂綬映桃花之色

班固能成彪志馬遷還讀談書爰受

特達之知遂蒙不次之擢雙旌並賜六纛齊張伉伉

金湯桓桓幕府敬承闡外之

命持節凡三賢勞域中之區閱省惟九

宮僚秉憲臺霜清犴門棘圍之寬元老壯猷卿月
代布蜀水秦山之澤西陞之龍光聿至北堂之燕
喜方來故凡茂績鴻功皆本芳規懿訓夫人八
座羣瞻金母之裳命婦頭行共睹南嶽之駕爾
者皇華建節目斷白雲清詒張旌波生孝水坂
名九折御方叱於王尊居號三遷機忽停於孟
母遂使龍涎書玉增天上之仙班鮫淚泣珠亡
人間之母誠罷春人之相思換骨以無由攀孝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六

子之轅求奪情而不可惟聞聲以致唁潁川之
會萬人將學禮以求觀延隣之來千里某某幸
依樾蔭久惹萱芳雀未酬恩空有炙雞之獻蛇
難報德虛陳薤露之詞郝太君之令譽難名鍾
夫人之懿行曷罄名閨失教事屬同悲

盛世推恩典洵獨渥榮封極品綵舞袞裳膺

丹陛之殊恩歛幃房之景福於是禮崇哀誅垂令德

宮於億萬斯年名列圖書安靈魂於九重天上

用陳椒薦敢布葵私尚饗

文

乎此而張其種而哉理數至此也老天荒差我
君樓直流良德哉今學升茲玉堂不朽之業不始

光文明日故舖散輝煌吾輩博故友合四方神明

聖之道德文章謂可久要須頌期頌豈曰中國遠有

短長天獨善人凡道生於因心則友一痛俱止

...

詩禮堂古文

卷五

七



...

...

...

用陳椒薦敢布葵私尚饗

...

公祭同鄉年友李石林庶常文

嗚呼孰虧而張孰植而戕理數至此地老天荒嗟我
石君樸直温良懋哉令學升茲玉堂不朽之業不掩
之光文明日啟黼黻輝煌吾輩樗散交合四方神明
通之道德文章謂可久要頡頏翱翔豈曰中道遽有
短長天禍善人飛斷雁行因心則友一痛俱亡石林
致疾從茲出處無人可商臨風舉奠涕泗浪浪嗚

呼尚饗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哭

公祭同鄉年友李石林庶常文
嗚呼孰虧而張孰植而戕理數至此地老天荒嗟我
石君樸直温良懋哉令學升茲玉堂不朽之業不掩
之光文明日啟黼黻輝煌吾輩樗散交合四方神明
通之道德文章謂可久要頡頏翱翔豈曰中道遽有
短長天禍善人飛斷雁行因心則友一痛俱亡
致疾從茲出處無人可商臨風舉奠涕泗浪浪嗚
呼尚饗

公祭李贈公文

嗚呼芸芸之衆知德者希紛華而悅食梁齒肥孰能
終始恬然布衣隱者爲儔君子與歸翳我老伯韜光
含淳圭組非榮藜藿非貧惟以真性篤其天倫父作
子述文質彬彬粵稽先年淵源家學詩禮趨庭追金
雕璞有起者前麒麟鷺鷥羣季挺生遐哉卓犖翁于
其間抱守遺經含宮嚼微式玉式金左倚長劍右撫
短棊時以幽邁山壑追尋其後乃昌森森玉樹聿修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四

厥德家風有素武緯文經蛟騰鳳翥莞爾醜顏慰此
遲暮伯也今歲射策南宮仲也奮跡豹變畿東叔由
銓翰出守崆峒季子好學三餘腹充素惟高蹈悅茲
津湄以漁以弋隨意所之時寄尺書清白是規忠誠
悱惻情見乎詞某等下士分猶子姪與叔君遊相通
以實世好年誼鄰邦接膝私淑典型我身以律翁年
未莖花甲初增相依伯仲蘭芝繩繩叔君清吏養志
如曾兼祿爾康如岡如陵忽于長至北鳥叩哀少微

星隕泰岱山頽一時後學咸失所裁豈惟賢嗣愴焉
心摧有核盈豆有酒盈觴欲往從之匏繫一方臨風
遺奠涕泗沓滂翁不我棄翩然大荒嗚呼尚饗

詩禮堂古文

卷五

半陶先生傳

半陶先生者宅有古柳二因額其齋曰半陶蓋其胸襟冲曠志慕陶靖節之為人而又慊若未之能逮焉世人皆稱之為半陶先生云先生姓孫氏諱逢吉字長康先世居晉後遷陝之三原世有聞人其諸父豹人先生以詩鳴於淮揚海甸間淮揚故有先生齋業在先生幼隨父讀書其地而紛華之習不一染布袍革履蕭然若方外士甫十齡為文即驚其座人太守詩禮堂古文續

卷五

五一

毛公奇之觀風拔冠童子軍而名遂噪甚然先生處之漠如也及歸陝益沉潛於學喜與高人忘世者相遊處為文直寫胸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弱冠補邑弟子員嗣後歲科試輒高等然于時藝一宗先輩大家不屑屑於程墨風氣朋好之震其才者咸勸其就繩尺以取功名輒掉首不顧甲子膺歲薦後仍走維揚與豹人先生詩酒倡和著有芭園詩稿體格毫不倚傍前人而獨自成其一家人之讀之者皆謂其

思致澹遠實有靖節之風蓋不以形似而以神似也
在揚四載思歸橐中唯古圖冊百數十卷及宋元名
人書畫而已雅志推解歲所入咸周其戚里之窮乏
無留餘以自封殖者嘗欲建宗祠與義學規已定矣
未及為遺命二子卒成之以遂其志令節佳時必置
酒招同志友觴風醉月以為樂歲乙酉已授平利邑
學副辭不就蓋志尚夷簡放浪形骸不欲役役於車
塵馬足間也生二丈夫子重鈞錦裳皆有聲庠序重
詩禮堂古文續

卷五

五十一

鈞於鄉試三薦未售錦裳亦僅中己酉副車懷才未
遇然皆飭身謹行不干進以求名先生家風故未墜
云

舊史氏王介山曰傳稱陶靖節貧而樂其志而半陶
先生則有先人之業非貧也靖節之貧至於乞食而
半陶先生尚能分惠且靖節以晉室忠賢之裔不願
仕宋所言不為五斗米折腰托詞耳而半陶先生則
非其時且亦無需五斗也然則所謂半陶者安在哉

夫知人論世亦以其志趣定耳豈必跡之拘而規規
為如以跡而已則陳仲子之廉賢於子貢而沮溺丈
人以及後世石隱之流皆高絕千古矣余於先主之
長嗣有夙雅倫悉先生之志趣特為傳以風世之營
營者

詩禮堂古文續

卷五

五三

送江生于九之湖南試邑令序

昔柳子厚送薛存義之任序云凡吏於土者蓋後於民而非後民而已也旨哉言乎使世之為吏者能明於斯義則皆良吏矣何也蓋以為役民則所以處之者其勢必自尊尊則亢亢則不能下而所以求於人者重以為役於民則所以處之者其心必自卑卑則慎慎則能思其職而以其所藏乎身者施諸人而可喻故平天下之君子不求平人之情而惟求平己之情而已蓋能自平其情斯能得人之情而已之無情者不盡其辭則民之有情者皆慊於志故曰大畏民志也亦唯能得人之情者必由於先自平其情所謂無忠傲恕不出故曰知本也然余自外出後歷與治民之守令相遊處則爭尤其民以為難治者多多矣及余任丞倅二十餘年中間屢假攝郡縣吏殊不見民之難治也豈人各有心抑余之迂愚竟曠曠取真州江子于九以高才拔萃貢於

廷膺

命赴楚為長吏此役於民之始也歸家治裝行有日矣請
余言以為治余特述柳子之言以贈之而并闡發其
義旨有如此者江子故君子知必不以余言為迂且
愚也

詩禮堂古文

續

卷五

五



出

身言在以此其子文君子以出外以公言成其
余言以為治余特述柳子之言以贈之而并闡發其

命

廷

汪惕庵先生制藝遺稿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文不離乎質質之至者文自生焉
故易賁之二曰賁其須蓋須所以文其形而形體質
也夫冠裳劍佩赤芾金舄此以物采加乎身文矣而
非文也磬折周旋進退揖讓威儀有棣棣之美詞令
有疊疊之善此以身應世後起之緣文矣而非文也
大而朝廟祭享小而鄉射讀法莫不釐然盡制炳蔚
可觀此以身加民潤色乎太平文矣而非文也蓋文
不離乎質者也然而人身之着與髮又與體俱生猶
之質耳求其不離乎質而又後乎質惟須乎故人生
未壯則須不生何也質未至也迨須生而體則已壯
矣賁之爲文如斯而已今之制藝世所謂文也然題
則文之質善爲文者必先須解題題解真則文自真
題解透則文自沛然肆出而不窮昔者呂先生傳其
亾友之文題之曰質亾集文也而曰質蓋質之已至
者也夫是之曰文也余嘗持是以衡今時之文鮮有

東者茲讀楊庵先生文特舉以似之世有知言然乎

詩禮堂古文續

卷五

五七



詩禮堂古文續卷五

送新安方生歸里候選學博序

今日仕途士人所可爲者獨有廣文一席耳蓋一邑之中禮與大令等其儼然而臨乎上專其進退之權者惟督學使皆出身清華無市兒則吾之折腰不爲屈而居近 宮牆所習聞狎見皆禮樂俎豆絃誦之事其往來與居與遊皆章甫縫腋之儒而程課其文藝覈舉其行誼無簿書期會之煩無倉庫筭鑰之寄無奔走迎送供億之勞是位尊而流品貴職業又極清故稱之曰外翰焉宜乎居之者爲甚榮幸矣然多厭薄而不願爲者則豈非以其貧哉不知今日之居官無論大小崇卑蓋無有不貧者也而事日以煩而責日以重脫一不慎輒罪戾即之加以追賠而又往往多出於意計之外即僥倖得免而展轉營救稱貸及戚友遺累及子孫然則從其前而論之則未有不以此羨彼者從而後而觀之則又未有肯以彼而易此者是廣文不可爲而可爲也新安方生沛霖年

富學充乾隆壬申舉於鄉兩上公車不遇乃就明通
得學職昔與余有一日之知因過廣陵而來見焉余
窺其色無幾微拂意見於面且求所以盡厥職者嗚
呼方生之識與量可不謂遠哉夫既知其可為而為
之則不患其職之不能盡也如必欲求之則有安定
先生湖學教規在亦無俟乎余之多言也

詩禮堂古文

續

卷五

五九

再廣師說留別孫子固先

昔昌黎韓子抗師道以號召後輩著為師說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故道可傳業可授而所學實足以解斯人之惑如此而學者恥相師謂之不明誠哉其不明也而豈所論於無道與業之人所學不足以解人之惑者哉然亦有之近世方百川先生廣其說曰昔之人恥相師今之人則不恥相師謂其日營營於顯者之門而以師為市也夫師人者其術有工詩禮堂古文續卷五

卒

拙而為人師者其勢有逆順豈師之而即可以得富可以得貴哉然師之而果可以得富與貴是雖不足於節而猶可以自快其身如其不足以得富與貴而猶抑然而師之此則何為者耶余生平自塾師暨鄉會試座主本房師外未嘗有所師而於人也亦自塾師外未嘗敢為人師及宦遊來吳乾隆己巳歲得告歸辛未過廣陵有執弟子禮而來謁者自通曰陝之孫子重鈞余訝焉叩之則以曾肄業於關中書院而

余爲之師然余實非師時蓋任西安丞奉上憲命綜核書院諸生之膏火而分給之耳况余執事書院時及孫君在院僅十有三日非有所爲言論風采足以相與感發也遂謝弗敢受孫君固請余曰爾我年相若友之可也然孫君仍執前禮不衰如此者數年久之孫君毅然進曰先生必欲棄我門墻之外耶何拒之堅如是察其意甚切以至實非如夫世之市道交假人之勢而以爲利者且余官已卑而又去職年又將就木亦何勢之可假焉豈真謂余爲有道業之可傳與授而所學足以解君之惑也哉余竊自反焉自幼及老雖孜孜矻矻而於道終未之有聞望古人若自墮雲霧中即有一知半解亦若醉夢人之囁語也已且惑之不能解而又何以解人之惑哉然而重違孫君意思昔燕郭隗言於昭王曰隗請爲駿馬骨則駿馬將自至余道不足以傳而無業可授實非有可解君之惑者而君乃就首而問焉虛懷若是其篤

也天下聞其風將必有有道與業者樂與之交而傳
之授之孫君可以無惑之不解矣所謂請自隗始者
殆余之謂乎乃不得已而受其請於今之將別因又
廣方說以詔世世其有以諒我矣

許禮堂古文續

卷五

奎

張琳城傳

張君名存直字古愚琳城其別號也其先於金時自山西蒲州遷居解州安邑之第城遂占籍歷世至今故明天順間直指璉正色立朝有直聲其子秩卿尚值奄瑾專政勢赫然朝士莫不望風趨拜者秩卿獨不為屈長揖而已瑾亦莫之何也以此世德傳家安邑之稱公正有家法者必推張氏云至孝廉疇以第四子存恆文林郎貴得贈贈公好學書法有晉唐風詩禮堂古文續

卷五

三

格刻留餘堂法帖行世君其第五子也君生即端凝不苟言笑凡衣食居處務簡朴視聲色紛華淡如也殆稱其名與字矣性至孝友居父母喪哀毀幾至滅性運城据解池上居人皆業鹽以故俗競於利鄉人多壅財自封殖至視親昆弟如秦越君獨如推解其兄存恆有壯行志而苦力不足君乃集羣從共捐資以成之君之族弟再輝失帖時貧甚無所歸君招之來衣食之為娶婦待其能自立方聽去其尚義有如

此君讀書慕古爲文力追成弘鄉薦者屢屢矣乎行
復矣雍正甲辰庶常孫公見龍分闈晉省得君卷喜
甚擬本房第一人主司摘其一二字斥之孫公極爲
扼腕焉卒不得志至己酉貢成均值淮鹽使者有簡
發人員之請司成以君名應遂得任泰州分司新興
場大使而非君之志也在任力供其職不少懈然終
以抗直不能隨人俯仰故致罹計典以老疾解任宦
囊空甚不能歸羈留任所者五載遂卒自解組及卒
詩禮堂古文續 卷五 查

之日新興之民竈咸若失慈父云

舊史氏王又樸曰余自銓曹出任河東運同時聞張
君學行甚優求一見之不可得及余被劾去職君乃
不召而至跡其高尚誠古君子哉誠古君子哉

吾蘇本意深一入主自辭其一三守我之新公對

公矣取五甲水燕會府公長請令關晉晉晉晉

此狀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江南三賢媛傳

古云王化起於閨門閨門之貞邪風俗之盛衰繫之可不重歟蓋女子一生有三節焉未適人爲女既適人爲婦生子矣則爲母此各有其道過之猶不及也然流俗靡靡江河日下非有奇節特行何以迴既倒之狂瀾乎余遊吳據所聞得三賢媛焉貞女郭氏者故吳庠生郭華培之女許字同里人洪仕灝未歸而仕灝死氏聞訃請於父母曰兒當徃父母執不可輒號不食不得已聽之時年二十有三也既徃其舅耄且病事之儼如父家故貧薪水憂不給氏乃佐之以十指更出其金條脫授翁曰少易甘旨費老人豈堪此粗糲餐耶夫柩不能葬爲盡鬻其釵梳衣飾以營兆域自築生壙於其右蓋穀異室死同穴矢死靡他之志也迨夫之弟生子即撫爲嗣不能延師自訓之并授女弟子以終其身親族欲申之當事求表其廬辭曰我未亡人適死爲幸敢望旌乎迄今歲丁丑氏

年已六十一矣皤皤黃髮仍一處子云此以女而爲
婦者婦則有維揚江良錫之妻程氏焉良錫生而周
晬時其母亡四歲即依戀母高以長少好學尚氣節
善詩著一技吟然秘不以示人母膺寒疾藥無效至
刲股以進終不起而良錫亦病矣宛轉床第間動止
皆須其妻程扶策之程亦以身任不少委僕婢焉朝
夕禱神乞以身代叩首出血眩而仆地幾死者數矣
踰年良錫竟死死時戒程曰爾有遺腹果生男撫之
成立此真節義之大者慎勿殉程感其言果生兒名
曰姓夫所命也兒少有知識教之數與方名及就外
傳凡師所授句讀歸必督其覆偶有遺誤必撻之如
此者八年然程終以殉夫志匪石不可轉也又拮据
上奉其舅下撫其夫之弟與子力過瘁致疾以死其
舅傷之命次子良鑑必求聞人以闡其幽貞無使泯
泯也良鑑志不忘見有學行之達者必跪而請且至
出涕觀良鑑之誠懇如此則程之賢可知矣此則以

婦而兼母者母則於維揚又得一人焉曰徐氏蓋故
浙之寧波守汪起之妾也嫡喬氏無所出徐氏有二
子事喬甚謹喬性多操切遇氏多不以禮氏甘之未
嘗有幾微憾未幾喬後其夫亦亡家故饒甲於淮南
之業鹽者氏既擁厚貲二子幼一手操家政然悉守
喬之舊無所更總會計者仍即喬之弟某也僅歲給
其弟與姪數百金曰爾非幹才贍其家足矣不令干
一事有戚黨某曾爲幹紀其業負金萬餘懼而逸氏
念其舊勞仍歲以例得之辛俸給其家以養某歸感
且慚不敢見氏再三慰諭之俾仍司其事其厚德如
此然御子過嚴一衣一食皆必稟領于氏無得擅
取其子至自典質衣物以給所私用焉家不畜優伶
不養食客門以內凜然清靜儼如寒素家此則以妾
而盡母道者也論曰郭氏以室女守貞程以篤伉儷
至不愛其死徐止知以儉約守家法而不能令其子
尊師取友以成其德禮賢下士以廣其譽準之於禮

皆過焉然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則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然又曰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此何以說焉况在中樞之流而卓卓立心制行如此可不謂賢乎而吾於徐氏則更有感焉夫炫已而忤人者俗士之情也修怨而洩忿者世人之常也此在鬚眉丈夫有不能免者而近日士大夫為尤甚以余所見前人有善政雖極詳密無間而承其後者雖無隙猶必力為吹索改紀其舊以自為功盖比比多是也以視徐氏其有不忤於心而汗於顏者乎是雖妾婦也而蕭曹矣余故亟錄之以風世之有位者

詩禮堂古文

續

卷五

六

祭張年伯母元太孺人文

嗚呼又樸之登堂拜吾伯母也自康熙癸巳歲始時則令子石粼荐賢書而又樸副之先是又樸早得拜伯父公於庭命石粼兄弟與又樸締交云天津去京師不數百里近監逐末四方之浮囂不靖者樂萃此以規利莫不競逐鮮肥便辟矯誕令人莫測所為而石粼兄弟獨敦古義相處日以敝衣冠遊廬市夷然弗屑時人以為怪然又樸竊重之及雍正癸卯遂以詩禮堂古文續卷五

前後榜成進士又樸在館以迄佐嵯河東皆與石粼俱蓋依依不忍一日離也又樸既與石粼相好如親兄弟以故伯母之視又樸亦如猶子歲時拜見其訓誡又樸者猶之乎訓誡石粼焉乃自雍正己酉又樸落職後棲遲扶風俸署而石粼亦求五斗粟養親遂相違又樸既以矢志而貧石粼又更甚焉中間遭險巇困踣幾不能存然其骭屨猶昔也今幸事得雪補官於江左之金山未匝月而伯母之訃適至雖又樸

猶見邛抄而驚悼悲愴不能自己况於石鄰之為子
者哉嗚呼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回思
又樸之於吾二親其情之可悲可痛亦如石鄰今日
矣雖然又樸老矣思買田東郭與石鄰兄弟白首相
依以終昔日交好之情然未知天竟何如命竟何如
即使果能而求如疇昔之日拜伯母而聆罄咳窃其
淑範懿言歸而語諸壺俾吾婦吾女儀之倣之又豈
可得哉嗚呼一官匏繫千里臨風欲執紼而無從想

詩禮堂古文續

卷五

五

饗

樞捲其如有不禁涕泗之交流者矣哀哉哀哉尚

請停捐納議

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此義人皆知之而皆能言
上之獨至今日之當國議政者則於治法斤斤講
明而致行焉而無有及治人者豈不能知而不
能言哉蓋有難焉者矣我國家混一海內改
紀前明弊政務敦寬大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及
黔貴跳梁用師幾二十年徵兵輦粟費用不贍

望
財言者請許民納財酬以官

詩禮堂古文

請停捐納

一

聖祖仁皇帝不忍重加賦於民姑從其請繼以噶爾
丹之叛策旺之不庭而此例遂綿綿不已倖者
又爭爲邪說遂日新月盛至有則例二十餘款
而例之中又有先用先用即用之目其輸財
得官者內至于部即外至于府道蓋已極矣今
上繼統銳然有意於太平凡部院大小諸臣無一
不嚴加甄別而尤加意于守令然今日之官大
半皆膏粱紈袴及市井之猾胥吏之狡黠者與

此輩共治是猶命盜守財而責龔瞽者以審音辨色也豈不難哉請得而言其十弊天下所重者名器昔人所謂不可以假人者也故孔子惜繁纓而周襄王不予晉文之請隧夫繁纓小節隧死者之虛器也而重之猶如此今且以天位天職天祿而爲市賈小兒所竊弄甚至倡優皆縮黃綬廝養亦剖銅符等威不辨貴賤無分是褻

國家之名器一也天下所與分治者以有

詩禮堂古文

請停捐納

二

羣吏而察吏之道惟賢惟才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羣吏而皆曰廉蓋未有貪濁在上而可以治人者也捐納者其始以市道得官繼且必以官爲市而欲其不黷貨自恣也難矣是不可謂賢也且人必閱歷艱難而後動心忍性曾益所不能捐納者習慣鮮肥其身既脆弱而不耐勞苦又爲聲色玩好狗馬之是娛民間疾苦蔑如也此而望其爲能吏也得乎是弊天下之吏治二

也人才難得恃在上者有以成就之賢者升而不
賢者奮矣能用而不能者勉矣今不惟其賢
與能而惟富免之是進則雖有僑矜之才管樂
之畧而使窮居困約亦將無力以自達其又誰
不短氣銷聲而尚復有勸者乎是壞天下之人
材三也國有四民羣萃州處習而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以故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
商賈之子恒爲商賈今以商賈而駕乎士之上
於是有田者亦爭相儆而售產以求官奸佃利
於主之屢更也遂致肥瘠互易疆界不分而糧
或浮地地或無糧履畝之法既亡而恒產者亦
非恒產矣是廢天下之農政四也官人者將勞
心以治人而非剝民以自奉也捐納之人既以
賄進則知有賄而已矣且其族戚閹僕皆係市
井无賴益習財賄中曲折凡吹求搜索劫持恐
喝者無微不至民安得不貧貧安得不盜乎是

剝天下之脂膏五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有廉
耻而後有氣節有氣節而後有忠孝故嗚爾蹴
爾有所不屑以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也今也以
鄉人所不齒者而朝廷錄之被紳握綬赫然
尊崇以臨于其鄉其孰不艷而羨焉語云一日
不識羞十日喫飽飯則凡棄禮背義寡廉鮮恥
之事復何所顧忌而不爲是喪天下之廉耻六
也廉恥喪則人止知勢利之可貴而不知道德

詩禮堂古文

請停捐納

四

之足尊富者將益驕貧者將益謫而惰慢侈泰
之習亦愈以滋江河日下誰階之厲是敗天下
之風俗七也爵者所以賞天下之有功刑者所
以懲天下之有罪今捐納開而無功者冒賞有
罪者免刑庸勲之典既濫而罰之所加者止及
于窶人子耳非所以示公也是紊天下之刑賞
八也且不寧惟是而已 國家有庫所以藏財
賦以備有事之用故自藩司以至州縣除解支

外皆有存留之項是國帑也自開捐納之例不獨富者捐而貧者亦捐不獨無官者捐而有官者亦爲其子弟捐貧者既重息稱貸或掛欠於攬者之手或數人而公幫一人而皆取償於官故有甫蒞任而府庫即虛者矣在官者又即盜其府庫物而爲子弟之鬻官資子弟又各盜其庫以捐陞加級層剝將無已如今天下而徹底清查之恐虧帑者不下數百千萬也然則

許禮堂古文

請停捐納

五

朝廷得於此而實失於彼且恐所得不償所失矣是蠹國家之庫藏九也國之有禦侮師武臣力也此皆捐軀捨妻子冒犯鋒鏑矢石之危僥倖以立一旦之功故有得一城斬數百級而始賜一階者矣亦有紀錄數十次而始晉一階者矣今之捐納者不過入其家所餘財並未親履行間也而已身都大官且有居樞要握冊鼓唇以議將士之功罪者然則武夫力而效諸

原不若富兒坐而享諸室也今日西陲用兵數
種年未及耆定豈必皆地遠天寒安知非以此一
事而將士解體不肯效忠致死力耶是隳四海
皇之軍實十也夫開捐納原為裕一國充餉以強
兵也乃至舉一切名器吏治人材養教刑政毀
棄滅裂而為之為之而果富且強也策治安者
天猶有所不可况富而適得貧強而適得弱天下
後世將盡受其弊而其害實終歸於 國家則

詩禮堂古文

請停捐納

六

亦何所取而又不變乎今 國家之利在是故
天子所信任而訪求利弊者皆大賢君子也捐納
之宜停其誰不知之特以富 國家之利在是故
難言耳使舉一 國家之利在是故

皇上知捐納之害如此而實無有一利焉則自有
所不行者矣願以此為 國家之利在是故
輔宸獻俾未然者永禁而已然者察其才不才施
之以權衡則治人出治人出則治法行天下有

不久安長治者未之有也

雍正癸卯之秋余草此藏於家聞當世大賢惟
高安朱公而時又得

君擬進之而未得也茲年

特恩加科初冬試南宮余不意出公之門初見
日即以此爲贊公一閱喜甚爲延譽公卿間
古詞館銓曹皆公薦也而次年九月即奉

命捐納事例勿再開有謂公以此議

許禮堂古文

請停捐納

七

人告得

旨報可者夫

離明獨斷豈必下採小臣末論然子產之識然明
執實始於此知已之感千秋不泯矣
又樸謹識

高安朱公函報文卷

雍正癸卯之秋余草此藏於家聞當世大賢惟
高安朱公而時又得君擬進之而未得也茲年
特恩加科初冬試南宮余不意出公之門初見
日即以此爲贊公一閱喜甚爲延譽公卿間
古詞館銓曹皆公薦也而次年九月即奉
命捐納事例勿再開有謂公以此議

